

政治就是暗殺

迷惑而真實，暗淡而華麗，生命的悲劇與無奈
德川幕府末期英雄紛爭

德川幕府英雄傳



德川幕府英雄傳

作者 司馬遼太郎
發行人 林聰富
出版者 武陵出版社
社址 台北市新生南路3段19巷19號
電話 7037329・7040730
郵政劃撥 0105063-5
法律顧問 王昧爽律師
地址 台北市羅斯福路2段1號11樓
電話 3960762・3960782
印刷者 建興印刷廠(板橋市雙十路2段70巷9號)
裝訂者 忠信裝訂廠
登記證 局版臺業字第1128號
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十月
再版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十月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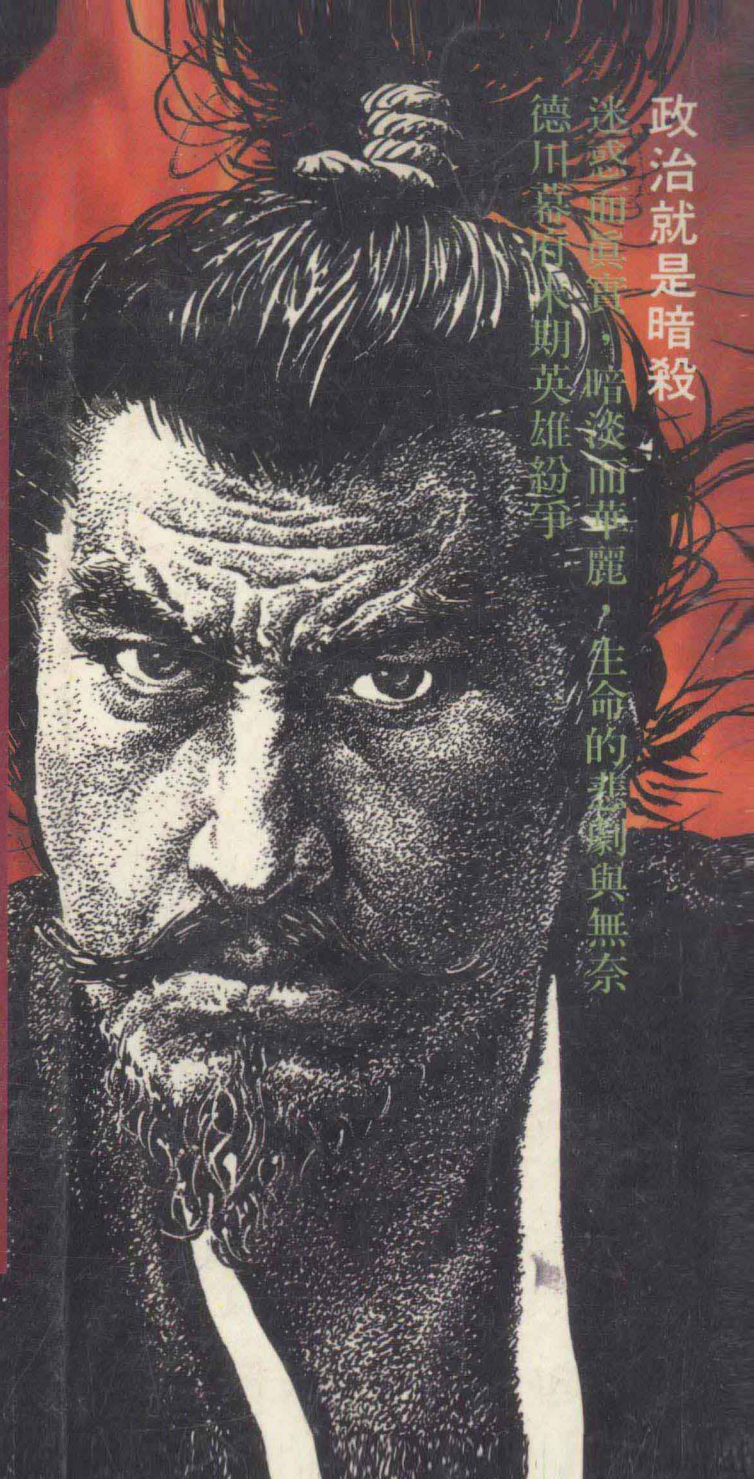
定價 150 元

● 缺頁或裝訂錯誤可隨時更換 ●

政治就是暗殺

迷惑而真實，暗淡而華麗，生命的悲劇與無奈
德川幕府末期英雄紛爭

德川幕府英雄傳



幕府末年的暗殺事件，是官方由於政治情勢的改變而發生的事件。因此，中心人物深具政治思想。作者儘量把嚴肅的氣氛沖淡掉，而將重心放在人物和事件上。因為這是部歷史小說，如果某一事件有數種傳說的話，作者就採用真實性較高的說法，悉心滙集而編纂了這篇小說。

櫻田門外的暗殺者，具有崇高的愛國情操，以及完全忘我的犧牲精神。但是其後的佐幕人這一派，却有職業性的傾向，而且似乎以此做為獲得功名與利祿的手段。暗殺本是被否定的事，但在幕府末期，由於這些暗殺者，把暗殺的事件加上了暗淡的華麗，暗殺也就不被否定了。

SUNNY BOOKS

德川幕府英雄傳

迷惑而真實・暗淡而華麗
生命悲劇與無奈

司馬遼太郎著



目錄

序	
櫻田門事變	8
土佐夜雨	28
善遁的小五郎	46
七星劍	65
花屋街之戰	85
猿之路口的血鬥	107
斬冷泉	125
祇園舊事	145
大難不死反爲害	164
義彰隊始末	183
火烧浪華城	203
最後的攘夷志士	223

序

司馬遼太郎

「暗殺」，是令人憎惡的。

暗殺的定義是：「事先並無任何的暗示或警告而做突然的襲擊，或是運用計謀來殺害他人的手段。」因此，暗殺的人實在沒有資格算是人。

我所以會有這樣的想法，那是因為我生在太平之世，從客觀上來說，「爲着天下人的利益，必須死。」這種理論並不是正確的。

雖然歷史的更迭常由鮮血染成，但這並非好現象，平心而論，暗殺者和被暗殺者都是我們歷史上可貴的遺產！

讀者或許會懷疑，爲甚麼要用小說的題材來探討這幕府末年的暗殺事件呢？

那是因爲幕府末年的暗殺事件，是官方由於政治情勢的改變而發生的事件。因此，中心人物深具政治思想，如果要寫歷史的文筆來描述的話，政治情勢和思想方面必須用很大的篇幅來闡述，如此一來，那些對歷史沒有興趣的讀者，讀來就如同嚼蠟了。

因此我儘量把嚴肅的氣氛沖淡掉，而將重心放在人物和事件上。因爲這是部歷史小說，如果某一事件有數種傳說的話，我就採用真實性較高的說法，悉心匯集而編纂了這篇小說。

暗殺是歷史的畸形產物。由此慘烈的流血事件，可知當時政治的變遷極大，並不是護古人士一時所能接受的。

俄國的革命黨爲了要暗殺俄皇亞歷山大二世，前仆後繼，先後改變計劃達十一次之多，從頭到尾花了十五年的時間。生活在太平之世的人，是很難想像出那種毅力的。

在發表的這些書中，並沒有提到幕府末期兩位典型暗殺者：岡田以藏與河上彥齋。那是由於井上友一郎氏與海音寺潮五郎氏兩位，曾爲他們的事蹟編寫了一本詳盡的好書之故。

寫完這本書後，我曾仔細的思考過，暗殺者對歷史是否有深遠的影響？

沒有。

只有「櫻田門外之變」，才使歷史有前進的跡象，這在世界上是個罕見的例子。

其後在幕府末期所盛行的佐幕人對開國主義者的暗殺事件，多多少少都受了櫻田門之變的影響，而另成一派。只是暗殺者的素質，降低了很多。

櫻田門外的暗殺者，具有崇高的愛國情操，以及完全忘我的犧牲精神。但是其後的佐幕人這一派，却有職業性的傾向，而且似乎以此做爲獲得功名與利祿的手段。

暗殺本是被否定的事，但在幕府末期，由於這些暗殺者，把暗殺的事件加上了暗淡的華麗，暗殺也就不被否定了。

櫻田門事變

以

櫻田門事變而聞名遐邇的有村治左衛門，在安政六年（一八五九年）秋天，自其屬國薩摩藩調任

江戶。這正是事變的前一年，有村當時二十二歲。

「你來到江戶，那件事最高興呢？」有人戲謔地問他時，

「米飯！」治左衛門大聲地回答。

白皙的皮膚，魁偉的身材，誠懇的表情，正顯示出這是一個誠實的年輕人。

在江戶藩邸裏，治左衛門的職位只是一個卑賤的勤役職位。這是他第一次來到江戶，不過，其次兄雄助在此之前就已調任江戶，充任書記之職，對江戶已很熟悉，一切可代為安排。

在藩邸脫下草鞋的當天，雄助就以低沉的聲音對他說道：「治左衛門！既然來到了江戶，你這條命就等於豁出去了！」

「弟弟知道！」治左衛門正色答道，他已早有心理準備，否則也不會自動請調江戶了。

「二哥要不要看看我作的短歌……？」說着，治左衛門拿出長柄的煙管，雄助接過來一看，只見管上刻着：

石鋼鐵皆應輾碎， 就像

武士為安國而斷然殺下的大刀。

——這首歌還真不錯！

雄助對胞弟的文藝才能不禁感到驚訝，心想，這也許是母親的遺傳吧！母親是個短歌的高手。

大哥有村俊齋和雄助自己，似乎都不若治左衛門這麼有詩才。在武藝方面，這位么弟也最高強，在薩摩本國時，曾跟隨示現流高手藥丸半左衛門學劍，師父曾誇獎過治左衛門「有天賦！」

出府後幾天，雄助帶着治左衛門來到距離藩邸不遠的西應寺町的一位寡婦家。

「這是我弟弟，請像對我們一樣，多予照顧！」

雄助的介紹極其鄭重；這位寡婦名叫靜子，年齡在四十歲左右，看來要比實際年齡老一些，可能是經歷了相當程度的苦難吧！

問治左衛門「你來到江戶那件事最高興呢？」的，便是她。她是個很喜歡笑的婦人，講得一口音調優美的水戶地方武家話。談笑風生之際，經常顯出她那漢學的修養，這一點倒很令人吃不消。

日下郭家還有個年輕的姑娘，叫做松子，生得嬌小玲瓏，臉龐上有一對小小的酒窩，配上那明眸皓齒，把剛從日本最南端的薩摩國來的治左衛門，看得目瞪口呆。他這

輩子首次談過話的江戶姑娘，便是松子。

當他大聲地回答靜子「米飯！」時，松子把日常的嫺雅都忘得一乾二淨，用手背掩着嘴，噗哧地笑了出來，母親靜子瞪了一眼。後來，那低下頭，強忍住不笑的風情，使得治左衛門覺得又可愛又可笑。

在歸途上，治左衛門問雄助：「哥哥，剛才那位婦人是誰？」

「啊？……你也够傻了！」雄助嘆了一口氣，這個弟弟在人家家中坐了半天，居然連對方是誰都不知道。

「那位婦人就是日下部伊三次前輩的遺族，你這樣迷糊的，怎麼能成大事？」

「哥哥事先沒有告訴我，我當然不知道。」

「你可以問我，對不對？進門時間還來得及，你這樣粗心大意，真令人放心不下！」

「以後我會問你的！」

治左衛門還是那樣悠悠閒閒的，從任何一個角度看來，都不像是個能作出那麼一首激昂短歌的年輕人。

——算了！可能是不習慣江戶生活吧！

雄助只有這樣暗自付度着。

他們三兄弟成長於極貧窮的環境之中，父親仁右衛門曾經是薩摩藩國裁許方（註：專管許可證的部門）的下級

官吏，可是，在嘉永二年（一八四九年）時，得罪了某家老（諸侯的丞相，有左右相之分）結果丟了官，一家大小過了好一陣三餐不繼的生活。

老父是個不懂得奉迎的木訥漢，丟了官後，只好自己想辦法，想來想去，想開一刃刀舖。於是，俊齋和雄助順理成章的成了父親的幫手，整天敲敲打打的。

可憐那樣一刃簡陋的打鐵場，沒有多久就給一陣狂風暴雨吹跨了，父親不得不嘆道：「連老天都和我作對！」後來，一家遷往都城鄉下的尻枝村開墾荒地，勉勉強強地有了一些收穫，使全家免於捱餓。

——不過，這傢伙是個老么，那個時候還小，根本不懂生活有多苦！

雄助這樣想着，的確，治左衛門是有一種么弟才有的純真與可愛。

他們的大哥俊齋（後來改名為海江田武次，維新後封子爵）是個世故的人。這位長子從十一歲起就爲了家計到城裏去充任「茶坊主」（官府裏侍候飲茶的光頭小童），每年領四石米的薪奉。十四歲時，升任了一級，後來，在一次機緣中，認識了西鄉吉兵衛（吉之助·隆盛）和太久保一藏（利通），成爲莫逆之交。

這三人備受當時有「天下第一賢侯」之稱的藩主（諸

侯）齊彬的賞識，同時也接受了齊彬當時極爲進步的觀念之影響。這也就難怪在那麼多諸侯國中，薩摩藩國能最先踏進時代的潮流之中了！

現在這個時候，他們的長兄俊齋也正在京都的藩邸裏，爲除奸計劃而四處奔走。他的氣量並不大，但，曾經是薩摩藩的志士之一，極有名望。

「治左衛門！下次我跟你介紹水戶藩的志士們，你如果再這樣腦筋轉不過來，遲早會吃虧的！」

「哥哥，說來說去，只要殺掉奸賊井伊（當時幕府的宰相），我別無他念。遠離故鄉來到這裏，我只有這個心念，動腦筋的事，還是拜託你吧！」

——這傢伙！

雄助不禁罵了一聲，因爲治左衛門說得對，這實在是最適合作刺客的性格！

這以後，治左衛門經常到日下部家去。因爲那個地方正是薩摩藩邸志士們的秘談之處。

沒有比那祭在廳內佛堂上的「日下部伊三次」幾個大字更能鼓勵這些志士了！這些堅信「尊王攘夷」的志士們只要一聽到這個名子，就會血液沸騰。

日下部伊三次是幕府末期第一個爲國事捐軀的人。這

個人可說是維新史上命運坎坷的人。

日下部身兼薩摩及水戶兩藩的藩士之身份，其父名為連，原屬薩摩藩，因故逃脫，在水戶藩領地良高荻開私塾，偶然得到水戶藩主齊昭（烈公）的知遇，起用其子伊三次出仕。

日下部運亡後，伊三次請求藩主許他歸復亡父之原籍，經雙方藩主允許之後，有了雙重藩籍。如此一來，伊三次充當水戶、薩摩兩藩之間的橋樑任務。當時的水戶藩有一種尊王攘夷的聖地之風，充滿了光采的氣氛，天下的志士們都帶着宗教般的狂熱引頸企盼着水戶的義舉。

薩摩藩之所以能够接近水戶志士，除了因前藩主齊彬私淑於水戶藩主齊昭之外，日下部伊三次的連絡之勞，功不可沒。

尤其是西鄉、大乃保以及治左衛門的長兄俊齋等人，早就經伊三次的介紹，認識了水戶名士，這也給他們帶來了很大的影響。當伊三次在安政大獄被逮捕後，關進江戶傳馬町監牢，經過那慘不忍睹的拷問之後，衰弱死亡，同時遭逮的長子祐之進，也在第二年死於獄中。

日下部家只剩下了女子。

可是，靜子並不是尋常的婦道人家。

「不倒倒井伊，國家就會滅亡！」

丈夫生前所說的話，成爲支持着她活下去的目標。對她來說，井伊直弼不止是自己的殺夫、殺子仇人，也是這個國家及天下志士的「公敵」。

有一天，有村雄助對治左衛門說：

「你早一步到日下部家去等着。」

治左衛門如言前往。到這一家去探訪，是治左衛門最愉快的事，靜子待人親切誠懇，松子似乎也對自己懷着好感。

靜子稱呼治左衛門爲「弟弟」。以治左衛門的立場來說，靜子的年齡和長兄俊齋相若，稱呼他么弟，也是極自然的。當他第二次造訪時，靜子就對他說：

「請別客氣，就當做是一家人，想說什麼就說什麼吧！」

無論如何，治左衛門是將要替她一族報仇的重要年輕人。

治左衛門在兄弟中長大，看見了這個全以女人組成的家庭，什麼都覺得希罕。只要坐在房內，就覺得愉快無比。每次他來，都是由松子端茶出來，靜子總是對女兒說：

「我在厨房忙着，你替我招待客人！」

似乎故意讓他們兩個人相處。

可是，這種局面似乎維持不了多久。一旦變成兩個人

，松子也只是低下頭來，彼此都沒有交談的勇氣，事實上，這兩個人也想不到任何話題來。

不過，治左衛門總是在心裏想着：

——這麼美的姑娘，就是鹿兒島城裏也找不到！

（註：鹿兒島是薩摩藩的首邑）

這樣想着想着，治左衛門都要冒出汗來了。不幸的是，治左衛門無法了解自己的感情，也不會承認自己喜歡她。在薩摩國中所接受的武士教訓，總認為喜歡一個女人是應該羞慚的一種感情。

這天，一來到日下部家，靜子就出來了，笑說：

「真巧，太好了！」

她那一口水戶口音，實在動聽。原來家裏已有客人先到，且是稀客。

根據事件年譜的記載，這天是治左衛門出府後第四個月，萬延元年（一八六〇）正月廿三日。

靜子爲了讓治左衛門先知道，先在玄關處悄悄告訴他來客的名字。一位是水戶藩小姓（一種官職）俸祿兩百石的佐野竹之助，另一位是馬廻組（武士官職）俸祿兩百石的黑澤忠三郎。

——原來都是同志！

治左衛門早就聽說過他們的名字，目前佐野還是受禁

閉中的身份，受到藩主的監視，如今居然跑到江戶來，可見也是費了相當大的本事。

「他們兩個都化粧成農人的模樣！」

「哦？他們是來做什麼的？」

「噢？」靜子的表情有點意外：「他們是來見你的！」

！

「見我？」

「是的，你和令兄是薩摩藩志士，他們特地代表水戶藩來見你，這回還是冒着生命危險來的！」

「原來如此！」

治左衛門這才知道自己已成爲一個相當重要的人物了，可是，像自己這樣一個鄉巴老，真的能和他們彼此共商密議嗎？

「請問，他們年齡多大？」

「跟你一樣。」

「哦？」

「都是二十三歲。」

——不是太年輕了嗎？

雖這樣想，却也放下了心，往內屋走入。

佐野和黑澤正坐在那裏，與松子笑談着，彼此之間似乎還是舊識，這使得治左衛門感到輕微的不快。

「小弟是有村俊齋，雄助之弟治左衛門，請多賜教！」
「治左衛門行着禮，說道。」

「這就太多禮了！」

大家分別重新坐好，彼此自我介紹。佐野一抬起頭，立刻說：

「有村君，經過這次見面，大家都不必再多禮了，我們不都是生死與共的人嗎？」

「是的！」治左衛門的聲音大的嚇人：「既然尊意如此，小弟理當尊從！」

治左衛門實在不善社交，尤其對方是由著名的尊王攘夷（尊天皇，攘除西洋人）的大本營——水戶藩來的志士，更使他覺得不自然，拘謹得很。

治左衛門仔細觀察這兩人，發現黑澤正是少有的木訥漢，但佐野竹之助却洒脱無比，彈着三弦琴比拿着劍，似乎更能匹配些。不過，據說佐野是神道無念流的劍術高手。

——真是允文允武！

治左衛門心中佩服不已，但使他在意的，是佐野對松子的親暱態度，根本不把松子當做是個大小姐「阿松！阿松！」的叫喚着，然後又抓着自己的衣領，說：

「阿松！你看看我這付德性……有沒有令尊或令兄的

舊衣服？……」

「啊！對不起！我沒有想到！」

松子說着，輕飄飄地去拿衣服了。

——不管做什麼事，總是趕不上水戶人！

治左衛門有點懊惱。

就是靜子，也同樣的殷勤，似乎已經把治左衛門給忘了，一味地照顧着這兩位遠道的客人。雖然母女二人都落籍薩摩，但却是土生土長的水戶人，免不了會對同鄉的青年偏愛一些。

更使治左衛門不自在的是——聽那二人的口氣，似乎打算在江戶潛住下去，當然，這不是由此二人決定的，且好像是有村雄助的請求。

——可是，殺死國奸井伊之後，幕府要是知道了兇手曾隱匿在此，那這對母女豈不是脫不了干係嗎？

（註：日本古時以武士總攬兵馬大權的中央政府，叫做「幕府」，井伊直弼即為當時幕府之大老——相當於宰相）

治左衛門不得不如此就憂着，但，對靜子來說，這是一件決死以赴的大事，並不在意自己是否會受牽連。她面容安詳的拿出了亡夫和亡子的舊衣服給黑澤和佐野，彷彿是自己的兒子回家來了一般，替他們調整了衣服的長短大

小，說着家常話。

——他們比我更像一家人！

治左衛門只有以羨慕的眼光看着。

不久，雄助也來了。

薩摩藩中有許多俗論派，因此這些志士們必須行動小心，以免引起注意。兄弟兩不一起來，也是爲了此種顧慮預做的安排。

這天他們並沒有做仔細的討論，因爲佐野和黑澤說，幾天之後，另有一位水戶同志木村權之衛門會帶來水戶同志的意見。

「一切細節到那時再商量吧！」佐野說。

雄助不知從那兒張羅了點錢，帶了一瓶粗酒來。

「唉！這酒可真好！」

酒質實在太差，官家子弟的佐野一聞到酒味就皺了一下眉。可是酒過三巡，誰也不管是好酒還壞酒了，佐野開始發表他的高論。這個人出言有力，字字中肯，聽得治左衛門目瞪口呆，

——原來這就是水戶式的議論！

佐野說到大老井伊直弼的各種罪過，直聽得治左衛門熱血沸騰，毛髮豎立，激動不已。

說得也是，自古以來，很少有像井伊直弼如此專橫拔

扞的政治家，他行密探政治，上自親王、五攝（皇室的世襲重臣）、親藩、大名、諸大夫、以及各藩的志士、浪人等，讓他害死的至少有一百多人。

（註：「五攝」乃皇室所用的世襲重臣。「親藩」指幕府德川家後裔的藩主、「大名」）

「浪人」是沒有主子到處流浪的武士。）

像這次的大獄，井伊的理由並非爲國，也非爲民，只是爲了恢復德川家的威信。井伊是個固陋的攘夷論者，這次大獄可稱爲是對攘夷主義者的一種壓制。他一面壓制攘夷論者，一面也除了被目爲開國主義者（開放門戶之議者）的幕吏，廢止了洋式的軍事訓練，將軍制回復到「自德川家康以來」的刀槍主義，是個病態的保守主義者。

這樣一個極端的反動家，却受不住美國方面的壓力，沒有得到天皇的允許，就在通商條約上用印。當與他同樣思想的攘夷主義者反對他「開國」時，就以瘋狂的方式迫害他們。

「這個人簡直是個精神有嚴重毛病的人！」

佐野這樣叫着，總之，井伊的高壓陣策是毫無政見可言的，他怎麼猜測就怎麼做，偏偏那些猜測都是些妄想。他最憎恨水戶藩主干涉政治，視齊昭爲霸占幕府的陰謀者，將支持水戶的公卿諸侯、志士皆視爲陰謀者，一概加以

迫害。他將德川家的家政私事，當成國家公事來處理，而引起這麼大的事件。目前，還陸續地從事着別的策謀。

「無知、頑固，一點能耐都沒有，拼命擴展權勢，這不是一個瘋子正飛舞着利刃是什麼？」

佐野鏗鏘有力的說着。

在井伊的獨裁政治之下，任何人都沒有阻止他繼續作惡的力量，唯一的方法，必順將他除去！

「我們水戶藩可以為此義舉動員一千個人！」

佐野很自毫的說。對水戶人來說，此舉還含有為他們主公雪怨的意義存在。

「薩摩藩也……」

雄助聽了佐野慷慨激昂的議論，不禁也脫口而出，但才講了兩個字，就沒有聲音了。

當初，有關謀刺井伊這件事，薩摩藩悲憤之餘，也有過大計畫。計畫的領導人有：有村俊齋、大久保一藏、西鄉吉兵衛、高崎豬太郎等薩摩藩中所謂的「精忠組」一夥人。曾和水戶志士舉行過多次密會，決定刺殺井伊的同時，薩摩以兩千名壯士大舉上京（京都），擁立天皇出來當國，迫幕府改革幕政。

大久保等數十人為此「斬奸計劃」下決心逃離薩摩藩，但是事機不密，此一脫走的消息，傳到藩主之父島津久

光的耳朵裏去了。久光乃一明智之人，他沒有壓制這些人（一般史學咸認此時久光所採取的態度，造成了在幕府末期薩摩藩獨特的統制主義之基礎。）

.....

「你們的雄志值得嘉勉！但是你們一旦脫離本藩，就成爲浪人了，浪人的微小力量是動不了天下的。再等些時候吧！薩摩藩會充分準備，舉一藩之力，助你們成此大事……」

信的上款爲「諸位精忠之士」，此一高明之招將過去「精忠組」的地下組織化暗爲明，以正式的立場承認了。

連激昂如大久保者，接信之後都鎮定下來，認爲「舉一藩之力來爲天皇效勞才是正途，我們也不必脫走而上不正之道了！」

因而放棄了脫走之議，且以血印爲記，提出了一份忠藩的保證書。

可是，在江戶薩摩藩邸的「精忠組」，却不知道藩內有這等突變，還是繼續進行斬奸計劃。

雖也是精忠組，但藩邸內志士不過六人，除了有村雄助、治左衛門兄弟之外，另有堀仲左衛門、高崎豬太郎、田中直之進、山口三齋等人。

薩摩送藩主的親書來到江戶，先召回來堀和高崎，接